

妈妈陈琮英在红军长征中(1)

◆ 任远芳

爸爸与妈妈是由“娃娃亲”连理而成的革命夫妻。

1902年,妈妈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新桥镇,取名“仪芳”。爸爸1904年出生于湖南省汨罗县。爸爸是在长沙结识了毛泽东以后走上革命道路的。1920年,16岁的爸爸离开长沙,去上海学习俄文准备赴苏联继续学习,妈妈坚定地支持爸爸的选择。两人虽然各分一方,却都守望着约定和承诺。直到1926年,爸爸从湖南接妈妈到上海喜结连理,并介绍她加入青年团组织。从此,妈妈跟随爸爸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。在上海等地,她担任党的秘密交通员,从事党的机要和油印工作,并兼管部分中央经费。被捕后经党组织营救救出,又经周恩来亲自安排进入中央苏区,与爸爸得以团聚。后经邓颖超等介绍,妈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,被安排在中央机要科工作,此后,他们一直朝夕相处,共同学习、工作和生活。

爸爸耐心帮助妈妈学习文化,妈妈也成为爸爸的得力助手和亲密战友。特别是在艰苦卓绝的长征路上,爸爸和妈妈相濡以沫,情笃弥深,共同经历了艰难困苦乃至生死的考验,是革命队伍中有口皆碑的夫妻楷模。妈妈最喜爱的装束是戴上缀有一颗红星的灰布八角帽,穿一身灰色衣服。那顶八角帽总是摆在家里的显眼处,这是1986年纪念长征胜利活动中发给出席会议老红军的纪念品。对此,妈妈格外珍惜,每逢出席重大纪念活动或参加社会活动,总是将这顶红军帽戴在头上。有一次,我开玩笑说她的红军帽是假的,没有想到她马上生气不理我了,说:“红军光荣,我是真红军。”我急忙道歉,她才谅解了我。现在我理解了妈妈:她在红军时期的英姿已留在她对长征的永恒记忆中,红星的光芒永久闪耀在妈妈心中。有时,部队首长前来看望她会行军礼致敬,妈妈都特意戴上红军帽还礼致敬。她念念不忘自己是红军部队中的一员,并为此而感到无比自豪。她永远铭记着长征路上那红色的峥嵘岁月!

毛泽东曾经称赞我妈妈陈琮英是“革命的贤妻良母”;我爸爸任弼时则称她为自己的“贤内助”;而妈妈则认为爸爸是自己参加革命的“领路人”。关于妈妈的生平报道,有关部门这样讲道:“1934年至1936年,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。”

“我丢得起老婆,可丢不起机要密码啊!”

1934年7月,中共中央、中革军委训令,要求组建红六军团西向进行战略转移。妈妈所在的机要部门接收到训令的电报后马上转报给爸爸等首长,爸爸当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、湘赣省委书记兼军政委。经过准备,作为中央代表,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的爸爸,和萧克、王震于8月7日率领9700多人开始了英勇西征,妈妈也跟随爸爸一起,临时把弟弟湘赣留了下来。连续行军,历尽艰辛,特别是即将和贺龙所部会合前,经历了最艰难的梵净山区转战。梵净山山高岭峻,人迹罕至,8月暑气蒸腾,战士们缺衣少食,赤脚行军。爸爸在紧张征战与生活困顿中打起了“擦子”,身体极为虚弱,只好有时由警卫员搀扶着艰难行走,有时躺在担架上指挥行军。部队在与强敌发生遭遇战时,爸爸和妈妈身边只剩下余秋里、毛少先等七八个人。妈妈心急如焚,和担架员护卫在担架左右。妈妈这样回忆爸爸:“记得有一次,你病得很厉害,正在打针时,敌人来了。紧急抢渡过河,我们全身都被河水溅湿了。但我在你脸上看不出有一丝一毫的惊慌。”

由于情况紧急,毛少先背起爸爸,拼死力向山上攀登,余秋里负责断后。毛少先把爸爸背到安全地带,自己累得瘫坐在地上。妈妈为他揩着头上的热汗,心痛地紧紧拉着他的手久久不肯放,说:“谢谢你,矮子同志!”关切目光里,传递着她对爸爸安危的关注和战友间的深情厚谊。这时,爸爸也感到了处境危险,感激地拍着他的肩膀说:“好险呀,是矮子同志救了我的命啊!辛苦了,矮子同志!”还发给他一把大刀以示鼓励。毛少先拿着大刀,激动

地跑到妈妈面前,妈妈的眼睛也湿润了,她为革命队伍中纯洁的同志情谊感动着。

西征途中,妈妈不但要照料病中仍然负责指挥的爸爸,还要协助他做大量琐碎的日常工作。机要科的工作担子琐碎而繁重。妈妈知道收报、译报、发报中的每个环节都系着全军指战员的安危。她言传身教,不辞辛苦,和机要科的同志日夜工作着。她经常陪同爸爸到电讯中队去,传递着爸爸对电讯中队同志们的关怀。她知道,这是全军团与上级及友军联系的生命线。有时爸爸也投入大量精力,甚至亲自参加一些重要电文的破译。电台报务员阎知非,主要负责电台对敌侦听,截获或破译周边敌军情报,为军团首长提供决策参考。在艰难行军中,阎知非步履蹒跚,爸爸知道他已经几天没合眼了,关切地询问并命人牵来自己的马匹让他骑。他看到妈妈瘦小的身躯艰难地行走,就把缰绳塞到妈妈手里。妈妈说:“骑上吧,你比谁都更需要保持体力。”阎知非的一件棉袄,是妈妈在西征途中送给他的,他几经推辞才收下,后来一直珍藏着。

也就是在这次西征中,背着机要密码不离爸爸左右的妈妈,由于饥饿、疲劳,渐渐地掉队了。她赤着脚,倚着一棵大树,大口地喘息着。她知道处境危险,但筋疲力尽。负责宣传和收容的陈罗英发现了妈妈,她果断地扔下自己肩上的东西,连背带拉地架着妈妈赶了十多里路,才脱离危险地区,找到了部队。

此时,爸爸等军团领导正为找不到妈妈而焦急不安。见她们回来了,爸爸非常高兴,诙谐地说:“我丢得起老婆,可丢不起机要密码啊!”陈罗英不只是救了一名战友,更重要的是她救了身藏密码的妈妈,从而保护了全军的机密。

细说孙中山家族



孙中山

沈飞德

50.思念儿子

“很好!否则我今天不可能来看你了。”女儿含泪答道。王纘蕙此时破涕为笑,问母亲:“当年你和父亲很浪漫,你恨不恨我父亲?”“你父亲是个很好很好的人,当初我们十分恩爱。”孙婉说。

王纘蕙问母亲:“你现在还想我爸爸吗?”孙婉听了笑笑,没有作答。王纘蕙又问:“那你恨不恨我祖母?”“我不恨她,你祖母很精明,她当时那么做,也是没办法。”孙婉接着缓缓地说,“不过,我对你外祖父有意见。”王纘蕙的外祖父就是孙中山先生,孙婉言下之意,就是说如果当年父亲不坚持要王伯秋与原配夫人离婚,她与王伯秋还是有团聚的可能。

王纘蕙到香港后,每夜与母亲共枕共眠,有诉不完的离别之情。王纘蕙从母亲口中第一次得知弟弟王弘之原名叫“海平”。此时此刻,母女俩格外想念在大陆上海的王弘之。于是,孙婉囑女儿写信邀王弘之赴香港团聚。孙婉在香港一天一天地盼着“海平”来港,但儿子没有回音。她非常焦急、担忧,又催女儿写第二封信,同样石沉大海。据司徒倩回忆,王纘蕙在香港住了些日子后,很想去澳门看看母亲的居所,但戴成功出于多方的考虑,不想让王氏的女儿去澳门拜访,还始终对王家姐弟存有戒心。

孙婉一生是在企盼和痛苦中度过的,“我感到我妈妈很可怜”,这是王纘蕙在与母亲相处三个月后的深切感受。据王纘蕙回忆,她和母亲原定在香港住两个月,因弟弟王弘之没有回音,母亲决定再多住一个月。在香港三个月中,母女俩朝夕相处,同枕共眠,有说不完的话,道不尽的情。孙婉关切地对女儿说:“你难得有一次远门到香港,应该出去好好看看。”可女儿执意地说:“妈妈,我不想出去玩,我这次来香港,就是为了想了却见妈妈的一桩心事。我要多陪陪妈妈。”

孙婉因思念儿女,眼腺早已哭坏,平常也会禁不住流泪,此时听了女儿满怀深情的话,

双眼充满了泪水。又等了一段日子,三个月的期限到了,孙婉不见儿子前来,也不见回音,终于绝望了。王纘蕙带着遗憾依依不舍地告别母亲,由戴成功和司徒倩送到码头,乘船返回台湾。

孙婉的干女儿司徒倩是孙婉和王纘蕙香港重逢的历史见证人。据她回忆,王纘蕙与母亲只相处了一个月,并非如王弘之说的三个月。有一天,王纘蕙突然收到台湾大姐王纘衡的来信,说母亲澄湘病重。王纘蕙因挂念养育她的母亲澄湘而决定提前返台。离别前,王纘蕙特意与母亲、妹妹戴成功一起到照相馆合影留念。王纘蕙回台后,司徒倩每年都会代养母孙婉给她寄去一千元港币,直到孙婉离世,前后共寄去九千元港币。

再说前文讲到1967年王弘之姐姐王纘蕙从香港来信邀弟弟前去与母亲相聚,因信上交组织后没有回音,王弘之就不敢贸然给姐姐写信。过了两三年,政治形势稍有宽松,王弘之的政治处境得到改善。有一天,校领导突然来找他,说:“王弘之,现在要请你做促进海峡两岸交往的工作。”见王弘之没有理睬,来者又补充说:“孙科不是你舅舅吗?”

王弘之没有应声,是因为他一肚子的苦水和委屈。他做几年前姐姐从香港来信上交组织一事作了汇报,并表示为难。领导立时没有表态。翌日,那位领导又来找王弘之,一见面就开导说:“宪法规定公民有通信的自由,你可以与你姐姐通信。”

王弘之从此按捺不住思亲之情,就按姐姐几年前来信的地址,投书香港。过了好久,却无回信,但他仍不死心,以后每年的3月12日和11月12日都写信。他选择在外祖父逝世和外祖父诞辰的日子写信,自有一番苦心。每封信中,他都表达了对母亲的无尽思念,还不忘写:“希望您能到大陆来,我到广州来接您。”这样前后写了十封信。

有一天,王弘之收到了从香港退回的一封信,信封贴的条子上说:“查无此人。”后来,他托一位朋友在港的孩子按地址去查询,回音说那里住的是外国人。

“文革”后期,王纘蕙经香港给四婶张稚萍的一封信中,附有其母孙婉在澳门的住址。王弘之见了欣喜若狂,赶紧写信,还附了一张照片,一连写了许多封信,总如石沉大海,杳无音信。

11.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

我问毛头:“穿过这种袜子吗?”他老实地摇摇头。我说:“没有穿过不要紧,解放台湾最要紧。你拿在手里洗过吗?”毛头还是摇头。我夸张地说:“连这种袜子你都没洗过,你白活了。你一口吃过两只橄榄吗?”毛头说没有。我说:“你知道什么叫享福吗?”毛头听不懂。我说:“譬如,你有一分钱,你会干什么?”毛头下意识地捂紧口袋,我马上猜到 he 那里装了一分钱。毛头说:“到对弄堂吊眼皮那里,吃一口酸辣菜。”我深有同感,忍不住咽了口水。我把毛头领到我们住的客堂间,让毛头看门背后,那里直挺挺竖着四只袜子。我把袜子放在面盆里,我们看着袜子慢慢软化,浸在水里。

我说:“洗腓纶袜,才真的叫享福。”毛头不相信。我说:“浸在水里,又软又滑,擦点肥皂,越搓越想搓,叫你停都停不下来。”

“真的?”毛头有点跃跃欲试,但还在犹豫。我说:“我要是骗你,晚上被小皮匠用槌头敲头。”对我来说,这就算是发誓了,没有人不当真的。对我来说,发个誓就像吃根陈皮条一样简单。我不会像大人那样骗人,说“被车压死”,或者说“天打五雷轰”。谁见过被雷轰的?哪五个雷?还追着你轰?我倒霉就倒霉在,每次发完誓,当天晚上都会应验。

毛头的眼睛都发直了,洗腓纶袜的诱惑太大了,难以抵挡。我说:“你实在想洗,就给你洗吧。要不是我待你这么好,我才不会给你洗呢。你扳着手指数数,弄堂里哪个人肯把袜子给别人洗?”毛头想了想,确实没听到弄堂里有谁把袜子给别人洗的。我眯着眼睛朝窗外看了看,说:“快,别让人看见,快洗吧,但只给你洗一双啊。”我想再吊一下他的胃口,哪知道他的胃口本来就不大,能够洗一双袜子已经很满足了。我只好又说:“算了,两只都给你洗。我太大方了。不过,你要保证,不告诉阳春面和芋茺头。”毛头郑重地点点头。

我们拉了钩。毛头已经按捺不住了,也怕我反悔,一只手就想去抓肥皂。我不会这么便宜他,拦住他说:“虽然我待你好,也不能就这么让你白洗

“敌人电台出来没有?” “听到听不到?”

在我的心目中,妈妈几乎从不出头露面,是我们党秘密工作中默默无闻埋头苦干的无名英雄。

1935年1月,侦察分队成立,从无线电大队挑选经过考验、觉悟高、技术全面的同志为队长,并挑选了四位精干的报务员。分队直接由爸爸领导,与机要科是一个行政编制,并任命机要科长兼任分队政委,行军宿营都紧随爸爸行动。此外,对侦察分队人员、器材等有关保障都从优待遇。挑负机器的运输员,是从部队挑选的身强力壮的战士担任,同时专配一个武装监护班保卫侦察分队安全。生活上,除给侦察分队专配马匹、选配能力强的司务长管理生活外,爸爸还给无线电技术人员规定特殊津贴,发给每个报务员7元至9元不等的光洋津贴,另外还给他们发夜餐费。别人都认为他们特殊,但是他们的工作时间和重要性,却是常人难以想象的。妈妈当时就是在这样的机要部门工作的。

爸爸和妈妈对同志态度温和,平易近人,特别是对小报务员倍加爱护,循循善诱,小报务员们一点儿也不怕他们。机要科和侦察分队的工作房是爸爸随时出入的场所,有时他来询问工作情况,有时他与小报务员们坐一条板凳随便聊天。他常问:“敌人电台出来没有?”“听到听不到?”当侦听到一个重要情况时,他常会喊绰号(小名)表扬两句。

江文是1931年在中央苏区认识爸爸的,以后随爸爸和妈妈在湘赣军区,直至红二方面军长征胜利抵达陕北,一直负责通讯和侦侦工作。在“左”的错误和肃反扩大化情况下,江文被诬告“动摇逃跑”,将要被抓起来,是爸爸和妈妈出面保护了他们。1993年,他去看望健在的妈妈时还问:“您还记得长征前夕保卫局要杀我的事吗?弼时同志和您是我的救命恩人,我终生不会忘记,没有弼时同志我早就见阎王了。”妈妈说:“这事我知道,弼时找你谈话我也知道,他对肃反是很慎重的。”

呀。”我们两个的手都按住盆沿,僵持着。我这样做其实很冒险,幸好毛头马上就让步了。毛头说给我五粒橄榄核。我摇头。毛头说再加十个豆腐刮片。我还是摇头。我的眼睛一直盯着他的口袋。毛头的脸涨得通红,看了看袜子,又看了看窗外。窗外还在下雪。他咬了咬牙说:“我给你一分钱。”我等的就是这句话。他一掏出钱来,我就一把抢过来装进口袋。他现在就是反悔了,我也不不会再还他了。

毛头长长地舒了口气,知道不会再有周折了,高高兴兴地抹上肥皂,心满意足地洗起来。袜子太滑腻了,他不得不一次次地抹肥皂。他搓袜子的动作就像在放慢镜头,搓得很慢,很慢,因为他要细细体会那种奇妙的感觉。我敢保证,这两双袜子是交了难得的好运了,全世界的袜子都不会有它们这样的好运,它们这一辈子也再难遇到这样的好运,这样美好的时光。以前,它们只是被人踩在脚底下,这次,它们是被人捧在手心里,当成宝贝一般地关注着,

温柔地抚摸搓洗着。我敢打赌,哪怕将来有一天,毛头也穿上了腓纶袜,甚至是最最高级的腓纶袜,而且他穿腓纶袜都穿厌了,他任何一次洗袜子的时候,都不会有现在这样好的感觉和心境,因为这一次,他是花了代价的,他是在享福,在享花钱买来的福。

我把手插在袖筒里,问毛头:“适意吧?滑吧?我没骗你吧?洗的时候,心里痒丝丝的,对吧?”毛头庄重地点头,好像是在干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。

一刻钟过去了,毛头还在洗。这段时间我也没闲着,脑子里很乱,拿不定主意该怎么花那一分钱。本来这个下午心情很平静,现在有了一分钱,突然之间就不太平了。最想的,是去对弄堂的吊眼皮那里,吃一口酸辣菜。酸辣菜装在一个玻璃大瓶里,一卷一卷很整齐地排着,一分钱一卷。吊眼皮或者是吊眼皮的女人,拿一双黑黢黢的筷子,掀起一卷酸辣菜连同汁水直接塞进你的嘴巴里。那种味道,又酸,又辣,又甜,又鲜,很刺激,你会忍不住地浑身发抖。但也就是抖一分钟,料完以后,一分钱就没了。

同和里



同和里

王立志